

学者
走天下

停泊

法兰西

彭兆荣
著



江苏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学者
走天下

停泊

法兰西

彭兆荣
著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停泊法兰西 / 彭兆荣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4

(学者走天下丛书)

ISBN 7-80671-053-1

I. 停... II. 彭...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745 号

“学者走天下”丛书

停泊法兰西

彭兆荣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4.875 印张 2 插页 106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053-1
I·16 定价: 15.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欧洲大陆上的新“边界”	(2)
写在水上的文明	(6)
拉雪兹墓地的沉思	(12)
蓝眼睛里的中国	(19)
大学的诉说	(25)
疾病与人生态度	(31)
乞丐的礼遇	(36)
博物馆之城	(41)
狂欢节观感	(46)
狗的特权	(51)
活着的神话	(55)
服装与时髦的道理	(60)
珍视“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	(65)
话说食文化	(71)
建筑中的地意和天意	(75)
一个国际性的少数民族	(81)
结婚仪式中的“文化记忆”	(86)

让广告不为人烦	(90)
音乐的个性	(96)
另一种“资本”	(99)
“近而远”与“远而近”	(104)
寂寞的物化符号	(107)
海盗船里的中国古董	(113)
去特里尔谒拜马克思	(118)
废墟上的城市	(122)
“威尼斯剧场”	(127)
红绿灯下的行为价值	(131)
“票号”中的制度性功能	(135)
当顾客成为“上帝”以后	(139)
在佛罗伦萨考文化知识	(144)
“小痞子”的中国情结	(148)
后 记	(152)

停泊法兰西



“学者走天下”丛书

欧洲大陆上的新“边界”



1998年夏天，作者站在法德边界一座桥上的中界点，脚踩在两个国家的“领土”上；作者的背后是法国，面对着德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正是历史上“普法战争”的阿尔萨斯地区。传统国家之间的“海关”建筑物给拆除了，代替它的是一面欧共体的旗帜。对作者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现实感受，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

假访学之便，第三度游历欧洲大陆。大学生般地，背着行囊，一走便是四十余日。自嘲：人类学者做“田野作业”，参与观察。大都市，小村落；奢华的皇宫，败落的废墟；古代的城堡，边远的山村……农民、教授、小偷、中国功夫的崇拜者、新出道的华人淘金者、旅游者、工程师、叫化子……有意无意撞到，乘机乘势访谈，就像唐代高僧西土取经，遭遇千态。于是

便有了这个旅欧系列，一回一回的。

“欧洲十年不变，中国日新月异”似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我的一位热爱亚洲、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德国朋友告诉我，他每隔几年就要到中国去旅游一趟，1989年到北京的时候，街上几乎很难看到 Taxi，现在只要一招手，立即就会有两三辆停到他的身边。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他吃惊，也令他高兴。他甚至告诉我，等过几年退休后，要到中国的海边买一套房子去度晚年。他三次重复，满脸认真；还一本正经向我咨询是海南好呢，还是厦门好。我虽能确定像这位老外朋友的想法在欧洲并非多数，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飞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欧洲则没有什么变化，十年间我四度赴欧，可以作为一个“个案”见证。城市老旧，街区老旧，视觉中仿佛静止。当然，现象上简单比较并不能让我们直接推导出绝对性的价值判断。developed 与 developing 之间本身已经有了许多的说明性。每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或许都会这样问：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赶上欧洲？至于就世界范围而论，“欧洲中心”数百年，这种文化价值上的“霸权”辐射力和经久性在我看来远比军事上、经济上来得深邃；因为它对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起着指导、示范作用。这更可怕。所以，对我们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说“欧洲十年不变”显然也有问题，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前不久德国还在匆匆忙忙地搬迁首都）、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在欧盟十五国内消费时出现了一个新价码：欧元……甚至连“版图”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申根协定》使得欧洲十国内没有了“边境”，国与国之间的海关被撤除了。这是一件具有相当现代性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方面，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即“民族—国家”格外强调其领土权，没有被确认的

疆土,主权就没有附着,就无以兑现。韦伯将它视为现代国家的三大要件之一:在既定地域内维持合法垄断。另一方面,“地球村”的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集约”(以国家为单位的集团性协约),使得以往那种国家概念的周延性发生了变迁,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有国界(borders)而无边陲(frontier)状态。换句话说,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超出单一国家的集约力量,“欧盟”、“东盟”,甚至“独联体”……其目标在于尽可能地控制特殊领域,甚至全局性的“话语权”,特别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其背景依据却是民族和文化。这正是亨廷顿等人所看到的東西。难怪人类学和国际政治同时都在关注着“边界”问题。差别仅仅在于:后者看重的是国家;前者注意的是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中,操纵权为第一位。什么因素被强调,什么因素不被强调,在什么地区被强调,在什么地区不被强调,成为战略目标的策略性操作。无论其后面有多少可用于说明的“理由”,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结果才是一切。

“边界”的变化还引出一个悬念:是“大而强”抑或是“小而强”?我突然想起未来主义大师约翰·奈思比曾经就未来企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小而强”。从当前国际上的企业规模的变化来看,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为了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或兼并,或联合,或收购,架子愈搭愈大,似乎证明奈思比错了。其实,未必尽然。架子虽然变大了,可是真正的结构中作为基本单位并且起作用者没有变大,反而可能变小。比如,我们听到某家航空公司与另一家航空公司合并,A银行与B银行联合,此公司收购了彼公司,等等,是为了使自己在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拥有更雄厚的资金,相对减少竞争对手……企业内部的基本框架结构没有变化,而且可能更为细小化,这是由技术越加精密化所决定的。一

如飞机越造越大，越造越先进，飞机内部的零件却越来越多，越变越小。这到底是小而强呢，还是大而强？其逻辑关系应当是后者建立于前者的基础上。欧洲的“边界”变化也是如此。加入欧共体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参加《申根协定》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话语权”也就随之增大，却没有因此改变某个国家的实际国体性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很多，其中少不了权力下放、新辟“特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等重要实践，其实，这里就有“边界”变化的道理，也有先有“小而强”才有“大而强”的道理。

我还在胡思乱想，火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法国进入西班牙，面前换了一位操西班牙语的检票员。我听不懂他讲的话，却明白他要干什么。我无言地掏出票，他在已经被法国检票员打了标记的旁边又打上了一个，还我时还嘟噜了一句，我猜是“谢谢”。我还了一句他也听不懂的“谢谢”（不是英语，不是法语，是汉语）以示公平。他瞅着我笑笑，我也瞅着他笑笑，以示礼貌。

我瞥了一眼票上新打上去的泥印，意识到，它是一个国家新的“边界”标志。

写在水上的文明



巴黎塞纳河上的亚历山大桥和大皇宫。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河流的奔流不息,就没有现代大都市的文明。塞纳河,与飞架其上的大桥,以其令人惊叹的美丽丰姿,成了巴黎之所以为“世界名都之首”的标志之一。塞纳河与巴黎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比其他城市与河流的关系来得更为密切。巴黎事实上是塞纳河造就的。最早的巴黎被叫成“城岛”(Ile de la Cite),它的四周被塞纳河包围着。岛上有著名的巴黎圣母院(Nortre Dame)和法院(Palais de Justice)等象征宗教和法律的西方政治文化两大支柱。城岛是巴黎的中心,市政府所在地也在城岛上。巴黎的城市格局像人头顶上的那个“旋”,从中心向外旋出去。今天的巴黎城市管理区划就是按照这样的格局制定的。它也是巴黎历史的由来。巴黎的许多

著名的文化景点大都集中在河边：除了上面说的圣母院和法院之外，还有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大小皇宫、议会厅、荣誉军人院、协和广场、奥赛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等。夜幕降临，塞纳河上的“苍蝇船”（塞纳河上的主要游船被法国人戏称作“苍蝇船”）上的灯光缓缓移动，如梦如幻……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塞纳河巴黎会有享受“世界花都”美誉的机会。伦敦全靠泰晤士河的滔滔流水，它带着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的政治中心）的尊严奔向大海。它的历史和“贤人祠”（Westminster Abbey：英国历史上著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中的伟人英灵一样永垂不朽。据统计，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的伦敦人每日至少一次往返于泰晤士河之上。人们也忘不了罗马城的建立和狼联系在一起。狼成了罗马城的“城徽”。但真正拯救并创建罗马城的并非两兄弟却是第伯河。第伯河充足的



有谁能够说清楚，是第伯河带走了罗马帝国的辉煌，还是罗马帝国的衰弱掩盖了第伯河的丰姿？看着今天污泥堆积的第伯河忍不住要发问。

水量不仅灌溉着两岸的土地,而且造化了罗马。可叹的是,与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逝去一样,今天的第伯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成了一条不起眼的小河道。说到欧洲文明,人们也总忘不了多瑙河的功绩。很多人认为列宁格勒比莫斯科更具有吸引力,更富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就是列宁格勒到处充满了涅瓦河的礼物。随着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的炮响,“十月革命”成功了。

人类的古代文明更是把“水”写在它历史开卷的卷首。埃及古代文明是这样记载的:在人尚未“诞生”以前,尼罗河就创造了连上帝都无法想象的伟力。它每年定期泛滥,为这块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腐殖质和沃土。埃及人就这样在尼罗河畔生息。古代埃及人称尼罗河带来的土地为“凯麦特”,意为黑土地。正是这块土地,哺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有一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没有它,埃及将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古埃及曾有个象征型的神赫庇(Hapi),他是尼罗河的神。其主要职能是为人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水,以及由水灌溉土地而生长的粮食。但是他的能力又是由于他吸吮了妇女的乳汁,那丰满双垂的乳房又象征着尼罗河所给予神和人民的丰富乳汁。当我们谈及古老中国的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时,都习惯地称之为“摇篮”。人们热衷于这么说,并不是对孩提时光的依恋,而是因为它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据说中国人的祖先黄、炎二帝都栖身于水边。《帝王世纪》:“黄帝住若水。”《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水仿佛成了中国世代相传的纽带。既然炎黄都“以水成”,作为“炎黄子孙”怕也是“以水成”了。这大约才是中国人不倦于对生养他们的“摇篮”眷念的真正原因吧。历史学家把古代“哈拉帕文化”称为“印度河与恒河文化”,是因为印度文

明也是由美丽神奇的恒河冲积而成的。恒河那日夜奔腾的流水像一把彩笔为印度文明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世界古代的另一大文明巴比伦文明,由于它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关系密切,被泛称为“两河文明”。但是,随着两河流水声的逐渐消失,那“空中花园”的迷人景致和令人心醉的奇妙梦想,渐渐地人们心中淡漠、消失。那无与伦比的人类杰作好像也被水给带走。然而,历史毕竟在“两河”上留下了古代巴比伦文明的深深印记。

对于古代人类来说,水是万物之源并非停留在抽象概念的认识上,而是把它与具体事物直接联系起来。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人公开提出水为万物根源的学说。《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一切生物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水。草木有了水,才有生产、生机的基础。鸟兽有了水,才有繁衍生息的可能。人的“九窍五凿”都是由“水”产生的。印度的《摩奴法论》在创世中说道,“世尊”之神圣怀着创造种种生物的愿望,他通过禅思,首先从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种子,又把自己的种子投入水中。那种子变成一枚金卵,像太阳那样光辉灿烂。他自己作为一切世界之祖梵天出生在那金卵中。水是他的最初居所,所以他就叫“拿拉衍那”(意为“以水为居者的梵天”)。据传印度的群神之王印地拉(Indra)就来自无尽的母性之水,这些“圣水”命印地拉为众神之首。同时,水又构成了宇宙秩序的基础。水不仅有意志,又是物质构成。上古时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宗教经典、哲学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阐发着一个道理:水是人类文明之源,水孕育了万物,也孕育了人类。

如果说水只给人类带来幸福和恩泽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人类也曾为水所苦所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翻开古



悠悠塞纳河,不知疲倦地流淌着,“苍蝇船”惬意地走着,闹不清楚是船
惬意,还是人惬意?

代的神话史诗,几乎都有“洪水神话”。亚述、巴比伦、波斯、叙利亚、斯堪地那维亚、俄国、印度、南美、中美、北美等都有过大洪水的传说与记录。中国也没有例外,“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便广为人知。在中国各民族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有意思的是,在有关洪水的神话传说中都把其归结为神的作用:或用洪水毁灭人类;或用洪水教训人类;或用洪水威胁人类……“洪水”成了神灵惩罚人类的手段。当然,在与洪水作斗争中,也留下了人类可歌可泣的篇章。这一切都构成了人类“童年”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

水会流动,能把文明带来带去。水有能量,越是现代化就越要依靠水的能量。水的能量有大有小:小溪小汉只能为小村小落提供能量;大江大河能为大的古老文明提供滋养。可以说世界古代文明都是由大江大河孕育出来的。海洋的能量

更大,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能量。所以,资本主义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

今天,人们大都习惯于从笔墨中去阅读历史,了解历史;殊不知,真正的人类文明史是写在“水”上的。

拉雪兹墓地的沉思

一个人的胆子如果不是那么小，我建议他在旅游中多看看墓地。人的一生有三大“通过礼仪”：出生、结婚和死亡。三者中间最有说明性的，我认为不是前两项，却是末项。道理很简单：一个婴儿从母腹呱呱落地，并无什么主体意识，亲友们也就来道一个喜就可以了。至于那个小孩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逼着人家卜知未来，断然有悖情理。鲁迅先生专门做文章描述其景之尴尬，留下了“今天天气哈哈”的妙语。结婚之喜自然热闹，抛一些花生、红枣祝福“早生贵子”了事，至于以后如何也充满着变数。惟独死者的情况不能更变，故中国有“盖棺论定”的古训。政府确认“英雄”大都在其“死后”。人未死谁也保不准他会不会叛变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地文化基本上属于终极性“认同文化”。

丧葬仪式原本也被学者们所关注。单从墓地一款便可洞见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来。记得前几年我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研究生，专门稽考福州的墓地与日本琉球诸岛的墓葬之间的渊源和相互影响，挺有意思。单是两地墓葬的样式，就足以写出洋洋洒洒的学位论文。足见里面有好些“宝贝”可以“挖掘”。我毫不怀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其丧葬文化定为最为丰富之一范；因此，观光一下墓地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天底下没有神仙，世界上的人免不了一死，可最后归宿却很不同。有名有望的人、有权有势的人、有钱有财的人生前总是很令人羡慕，死了经常也令人羡慕，却没有什么亲近感。中国有那么多大人物的陵墓，它构成中华灿烂文化中的一枝奇